

華藝出版社 韓靜霆著

最後的午餐

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系

韓靜霆，44年生。先後就學於四平藝校、吉林藝專、中央音樂學院。73年參軍，現任空政文藝創作室主任。代表作《凱旋在子夜》、《大出殯》、《戰爭讓女人走開》等。一些作品被譯介到國外。



渴望了解：血火迸濺險象環生
戰爭風雲嗎：你憧憬堅韌而
重平凡而輝煌的軍旅人生
嗎：你對博大而深邃敏感
而多情的軍人的心靈世
界有興趣嗎：請傾聽
來自12位軍旅作家
筆下的吟唱

ZHONG GUO DANG DAI ZHU
MING JUN ZHONG ZUO JIA JING PIN DA XI

最後的午餐

韓靜霆 著

華藝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4 号

书名:最后的午餐

作者:韩 静 霆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02 工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240 千字

印张:11

版次:1993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书号:7-80039-875-7/I · 381

定价:8.40 元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平同志文艺思想指引下，军队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众多老中青作家以饱满的激情、新颖的手法和独特的文学样式，讴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颂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人新事，创作并推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和价值的文学佳作。为展示军旅文学的新景貌，我社将出版由王蒙、徐怀中、冯骥才主编、冯牧作序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该套丛书首批选用了12位作家的创作精品，每位作家一集，每集20万字左右，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评论等几种主要文学样式。

为促进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推出军中文学新人，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军中作家的优秀作品，希望军内外广大文学名家和爱好者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12种)即将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

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

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仅从首批12种书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了到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

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给书稿起个名儿，叫《最后的午宴》。

人生的午宴可还长着呢。不消说诸位看客说不准，咱自个儿也说不清日后咱会弄出什么样儿的午宴来。人是必须由自己开发的铀矿；作家总得不断地烹调出人生的大餐和小碟儿。

前年在牡丹江，吃过一餐豆腐宴。主角儿是豆腐，烧熘烹炸各有其妙，印象最深的乃是俗话说的“鲇鱼豆腐烧茄子，撑死老爷子”的一道菜。鲇鱼是河沟里捉的，豆腐是草棚子里做的，茄子是菜园里长的，加在一块儿，炖得个烂，真叫人闻香作揖，齿颊留香。咱这位“老爷子”虽没被撑死，成为豆腐宴的幸存者，却弄得肚儿圆滚，行走蹒跚。哈，一样的花茹菜蔬，拼起来，添了汤，搁了佐料儿，加些火，风景便大不同。

但愿咱后来也能为读者诸君弄一餐豆腐宴品尝品尝。

咱正在练习这手活计。

这里选编的东西，《孙武拜将》是个独立的中篇小说，也是本人即将奉献的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脱胎于我作的话剧剧本《远的云·近的云》（该剧已由空政话剧团首演）。《情歌王子》作于六年以前，咱改编了电影剧本，已侥幸搬上银幕。《烟斗》是为中央电视台写的电视小说，是一个系列中的一个。《白日梦》是作者试着来点儿荒诞。《最后的午宴》嘛，乃是咱受朋友之启迪，有感于人生而作。千万别到本人

供职的机关寻找小说人物，那是徒劳的，小说就是小说。《自白十章》拼接了一些随笔和散文，多为直抒胸臆，拟与诸位看客坦率地聊聊自己。

咱写的太少。

那么，还唠叨什么？赶紧捉了鲇鱼，切了豆腐，摘了茄子，忙去吧。

一九九三年六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冯 牧(1)
作者的话	(5)
孙武拜将	(1)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123)
最后的午宴	(191)
白日梦	(244)
情歌王子	(251)
烟斗	(292)
自白十章	(303)

孙武拜将

公元前五百一十五年，春夏之交的一个血色黄昏。吴国都城姑苏的市街上腾起了烟尘，乱纷纷一阵人声喧哗之后，除掉长戟铠甲的磕碰磨擦和王宫卫队清道的脚步声，就没有别的生气了。刚刚还在市街之上叫卖菜蔬的，行乞的，嬉戏的，能逃回家的迅速逃窜，来得及紧闭门窗的忙着紧闭了门窗，剩下些无处可避的，忙不迭地匍匐在地。仔细望去，匍匐于尘埃的尽是一些老翁的白发和妇孺儿童，也难怪，吴国已经经历了十年不休的战乱了。十年里，仅和楚国就三次生死鏖战。长岸一战吴国大败，死伤男子无数。鸡父大战，吴国兵源不足，把三千名死囚罪犯都赶上了战场。此时此刻，吴国军队又被围困在楚国的霍山。有消息说，吴军后路已经被楚将郤宛截断，全军复没仅仅是时间的事了。偏偏擅战的吴王之兄长公子光又托病不战，说是舞剑器伤及了腿，似乎眼睁睁要瞧着吴国灭亡。对此市面儿上众说纷纭，宫廷气氛更是充满了杀机。在这个时候，吴王僚突然率领全部卫队疾驰向公子光的府邸，一路扬起蔽日的尘烟，一路杀气腾腾，没法不叫人胆战心惊。

夕阳在这条东西走向的街上流淌。从王宫到街面儿，每隔

十步立一名神情紧张的兵卫。黄昏的血色，在兵丁的脸上流淌，在地上匍匐着的老翁妇孺背上流淌，也跳跃于吴王僚的马车之上。吴王僚今日特意穿上了厚厚的三层棠铁之甲，手里紧握着磐郢之剑，立而不坐，脸色阴沉，看上去，王室兄弟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火并是不可避免的了。

也许，唯有宫廷内部的胞兄胞弟火并，死掉一个，才是退兵之策。因为礼制约束得清楚，邻国有丧，不举兵。

公子光的门人伍子胥，此时此刻精神正在极度亢奋之中。这位三十岁的白发人，紫血直冲天灵，赤面白发显得神色铄铄。他的父兄无端被楚平王杀死，只身一人逃出楚国，一路昼行夜伏，吹箫乞讨，过昭关时一夜白了头！头上戴着“白雪”，也戴着楚平王杀父弑兄之仇。他知道，必须依靠一国君主，才可昭雪深仇大恨。为这个不能压抑和不可忘却的愿望，他等了七年了！七年里，眼睛无时无刻不张满血网，夜里枕着短剑从来不曾安寝。他来到吴国之后，率先投奔的是吴王僚。他雄辩滔滔，和吴王僚三日三夜谈论天下，三日三夜没有一句重复的话。他建议吴王僚指派公子光征伐楚国。公子光却挑拨说，“伍子胥处心积虑要报的是父兄私仇，以私仇进谏大王大动刀兵，小人也。”从那时候起，伍子胥就看出了公子光不愿为王僚所用，心存二心。他便抛弃了王僚，拜在公子光门下。公子光正在洗脚，闻伍子胥来见，湿脚趿着鞋子赶忙笑脸迎接，二人一拍即合。伍子胥为公子光觊夺王位策划了三年，三年里，秘密地在公子光府邸下面修了掩藏军兵的地窖和地道，又推荐了一介武夫专诸准备行刺王僚。详细研究了王僚的起居行止习惯和饮食嗜好，发现王僚十分喜爱吃那些烹炙的美味鲈鱼，就派专诸向烹调高手学了三年的烹炙鲈鱼技术。现在，专诸烹

鱼的手段已经学成；天下第一铸剑师欧冶子铸的鱼肠短剑已经铮铮地在匣中鸣叫；埋伏军兵的地窖暗道已经修好，只等那星月倒转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了！王僚竟然痛痛快快地应邀前来赴宴送死，伍子胥岂不跃跃欲试？他见公子光听说王僚率大队兵卫而来就脸色煞白，有些紧张，便劝慰道：

“公子稍安勿躁，万事齐备，不必紧张的。”

“胡说！我征战疆场，久经生死，紧张什么！”

话是这么说，公子光还是紧紧地攥住了伍子胥的手，手心沁出了冷汗：“子胥，我身便是你身，我心便是你心，举事只能成功，不可万一，快看看专诸准备好了没有？”

“您没闻到灸鱼的香味吗？”

“地窖里的兵丁万万不可露了马脚。”

“蛰伏无声，持戈待战。”

“这么说，我定然会在顷刻间成为一国之尊了？”

“还得请公子把佩剑交给我。”

公子光听说要交出剑器，倏然扫了伍子胥一眼，狡黠而又咄咄逼人的目光，令伍子胥也暗暗地感到脊背发凉。他忙陪笑道：“公子带剑见于大王，大王岂不起疑？伍子胥不仅要借公子的剑器，还得借你腿上的肉一用。”

“嗯？”

“王僚必定要查你的腿伤的。”

公子光无奈，这才交了剑给伍子胥，并且挽起裤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伍子胥接了剑，双膝跪下，毕恭毕敬并且是毫不犹疑地挥剑向公子光腿肚子砍去。“七年枕戈之梦，三年策划密室，时机终于到了！”他喃喃自语，祈祷上苍。

说话间，随着“大王驾到”的吆喝声逼近，王僚的兵卫呼地

拥进府中。一切都事先周密策划好了，兵卫们以一戟的距离从大门排到正堂，一个个阴沉着脸，横着戟随时准备厮杀。王僚也在严密的保护中疾步入室，甚至没有等公子光行君臣之礼，没有叙兄弟情分儿。这位暴戾多疑的君王，不来则已，来者不善，他想，诛杀公子光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公子光想的虽与吴王僚一样，却显得谦恭和悦些，小心地作揖，细心地观察着吴王僚的神色。吴王僚眯上眼睛扫了扫公子光的腿，边走边问：“兄长，你有什么美味佳肴贡献给寡人哪？”

公子光跛着脚跟上：“大王，我得一世间烹调妙手，尤善熏炙鲈鱼，所炙之鱼，一日啖之，三月不思他味，岂敢一人独尝？”

吴王僚忽然站住打量公子光：“你好象是在发抖？”

“哦——我，腿上剑伤疼痛难忍。大王，到我这里赴宴，您怎么穿了这么厚的棠铁之甲？”

“这些天我打心里往外冷！”吴王僚弦外有音地说着，一把攥了公子光的手到了堂上。俩人坐于绣团之上，公子光吩咐上饌。从庖厨中立即走来了一色剽悍的汉子来献果品菜蔬和酒肉。王僚的兵丁一个也不放过，在门口一一搜身盘检。公子光便命上饌的人等全部剥去袍子，只穿内裤，赤背上堂。王僚这才稍稍松了松手中磐郢剑柄。公子光心上的弦却并未松开，他知道专诸立即就要来行其大事了，他不知道在一场肉搏到来之前有何计策脱身。

随着一阵鱼香味扑来，轮到专诸来献美味的鲈鱼了。专诸在门口一现，公子光的心立即提起来狂跳不止。伍子胥也在后面打手势督促蛰伏的士卒准备血战。那专诸却不慌，事先把外衣内衣全部剥去，只在腰间挽了个带子遮羞，露出一身热气腾腾犍牛一般强壮的体魄，身上的黑毛历历可见。

公子光再也耐不住了，道：“大王，你我手足亲情，非同一般。我知您十分惦记我腿上的剑伤，请大王过目吧，”说着，一把扯开了缠伤的绷带，鲜血呼地一声涌将出来，湿了绣团。

吴王僚说着“这又何必”，却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剑伤的深浅，没有看出破绽，便挥了挥手：“快些到后面把伤裹上。”

这时候专诸已经在门口跪下了双膝，用膝盖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向前蹭了。端坐于绣团之上的吴王僚见此裸体汉子高举玉盘，低着头膝行，自然不再戒备，只注意到还在动着的鲈鱼，没有留意公子光已假意去缠伤，躲到了帷幕之后。

专诸离吴王越来越近了。

香味已经在吴王僚眉宇间徘徊，盘中那一尺半长的鲈鱼，身上的热油滋滋地响着，又悦耳又诱人，鱼翅还在左右摆动，鱼嘴还在上下开合。专诸虽然低着头，却感到那吴国君主的身躯已经倾斜向前，在咽口水了。

千钧一发！

四周忽然静下来，静得可怕。

吴王僚的兵卫们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就在专诸与王僚相距两臂之隔的时候，两名士兵用长戟搭住了专诸的左右两肋。

专诸淡淡一笑，又向前挪了挪。

青铜的戟锋利无比，一下子勾进了专诸的两肋之间。

吴王僚伸臂来接玉盘了。

专诸此刻的动作，非是人的目力所及，几乎是风驰电掣一般，空空的玉盘落入王僚手中，鲈鱼摔在地上打滚，一只雪亮的鱼肠短剑从鱼腹中抽出，已经执在专诸手中。他双膝一撑，手中一个美丽的弧线腾起，短剑只一闪，已贯通了王僚的三层棠铁之甲，穿破了胸背。

王僚只叫了一声“你”，便倒在地上气绝身亡。

与此同时，用长戟勾住专诸两肋的兵丁也迅速反应，但见专诸虽然刺穿了王僚胸背，他的两肋也被长戟向后猛然间拉开，专诸的胸膛立即坼裂，张开了一个硕大的血门，一腔子血全部倾溅，泼出数丈之远。这一瞬间，帷幕后面的伍子胥和兵丁全部杀将出来。公子光在后面看得清晰：专诸被长戟拉开的两扇肋骨咯吱吱迸断了几根，腹胸中紫的蓝的肠胃蠕动着流泄了一地。肝胆破裂，污浊的黄水和鲜血汇流在一处。最令他胆战心惊的是悬在专诸打开的空空如也的胸膛里的那颗拳头大的心脏，还在噗噜噗噜地跳个不停！

吴王僚布防在门外、街上的兵丁闻声杀进来，伍子胥指挥的士卒从地道里冲出去，战在一处。一场混战，血肉横飞，兵铁相搏，咫尺生死。顷刻间双方均有死伤，人踩着尸体，踢着头颅，只念着把雪亮的锋刃插入对方的肉身子里去。第一个死于非命的是吴王僚，第二个被剁成肉泥的是专诸。专诸到死也没有哼一声。唯独他那颗悬在空腹中的心脏，突突地跳在地上，避开了吴王僚兵卫的兵刃，逃到了公子光的空着的绣团之上。有兵丁想将那团活的血肉劈成两半，那血肉狡黠而灵活，左砍右砍不到，兵卫自己先自吓得昏倒在地，被人割了首级。

到底公子光这里将猛兵勇，而且地道里源源不断拥出后续兵源。吴王僚一方因为群兵无首，乱杀一阵就全部扑倒在地，无一生还。

公子光这才从帷幕后面跑了出来，先取了吴王僚所佩的磐郢之剑。

兵丁们退下，在外面待命。

伍子胥欢悦地叫了一声“公子！”